

叶兆言中篇小说 卷四

关于厕所

叶兆言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叶兆言中篇小说 卷四

关于厕所

叶兆言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于厕所/叶兆言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2. 7

(叶兆言中篇小说; 4)

ISBN 978-7-02-009197-3

I. ①关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4973 号

责任编辑 宋 强

特约策划 杜 晗

封面插画 阮筠庭

装帧设计 董红红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99 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5 插页 2

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197-3

定 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关于厕所·····	001
青春无价·····	047
烛光舞会·····	117
关于饕餮的故事梗概·····	165
别人的房间·····	233

关于厕所

杨海龄是个羞答答的姑娘，大眼睛，皮肤白里透红，白得像瓷，红得仿佛涂了胭脂。她到厂里来的第一天，就引起了轰动效应，顿时多少人的眼睛发亮。是初冬，厂在郊区，她骑着一辆新车子，戴着大口罩，天天老时间出现在厂门口。她一来，大家的精神也就来了，先只是耷拉着脑袋站那直着眼睛看，再下来便是笑脸相迎，都找话跟她说。

机器声轰隆隆响起来。杨海龄是磨床操作工，谁也不理地走到绿色的工具箱面前，慢吞吞换工作服，换一个更大更白的口罩，开始傲气十足地干活。不断地有小伙子到磨床边去看她操作。她师傅比她大不了几岁，是一个生着络腮胡子的大个子，哪个小伙子在他徒弟身边站久了，他就跟人红脸。

“大个子，是你徒弟，又不是你老婆，你他妈看这么紧干什么？”有一次一个小伙子发急，半真半假说了这么一句。大个子二话不说，胸口一把拎住，就好像拎着一只小鸡，又好像拎着一件湿淋淋的雨衣，从车间的这一头，一直拎到另一头的厕所。多少人出来拉，站在前面拦，谁也阻挡不住。除了机器，厂里面大个子力气最大，谁惹他谁倒霉。

转眼春天到了，杨海龄出现在厂门口的时候，已经不戴口罩。露出了真面目，她算不上绝色女子。一张小巧的嘴，唇红齿白，眼珠子漆黑，黑得发亮，黑得勾人，往哪一溜，一大堆人心里乱，都以为是在看自己。

厂里的一种新产品要上马，于是派一批年轻人去上海学习。这一去，得两个星期。大个子是领队，浩浩荡荡领着大家出发。到了上海，住在一家小旅馆里，天天一早赶到车间里，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技术。上班去，下班回，用耳朵听，用脑子记，辛苦得不得了。两星期说过去就过去，临回家大个子说：“都上街转转，到了上海，总不能白来。”

有来过上海的，自告奋勇乐意带队，说哪儿哪儿好玩，哪儿哪儿东西多。大家早憋着一股劲，都想见识见识大上海，七嘴八舌。杨海龄说：“那好，我第一次来上海，就跟你走。”她一说，大家都不吭声。杨海龄往哪走，大家便毫不含糊地往哪去。

于是小心翼翼地兴致勃勃上了南京路。前后左右都是人，眼睛一眨，便成了离群孤雁。大个子说他个子高，都跟着他，别走丢了。这话说了一會兒，第一个失踪的就是大个子自己。杨海龄到哪，大家前呼后拥，保镖似的紧跟其后。她要买包，大家都在买包的柜台面前出谋划策，她要买衣服，大家就为衣服究竟能不能试，和营业员有理无理地乱抬杠。众人烘云托月陪着杨海龄。摆脱了大个子监视，大家玩得都很开心。印象中，那一天里杨海龄笑得最多，白皙的脸上一阵阵红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一大早出来，杨海龄就想方便一下。在南京路上逛，她的眼睛滴溜溜转，一直留神着是否有厕所的标志。同行的一共就两个女人，另一位是已经结了婚的小梁。到处都是人，一个商店接着一个商店地走，杨海龄终于有点忍不住，小声关照小梁，托她帮着留神一下，别错过了厕所。

小梁正憋着一股被冷落的怨气，大声嚷起来：“你怎么不早说，刚刚我还看到一个厕所呢。”

杨海龄脸一红，让小梁嚷得很有些不好意思。本来这种事用不到嚷得让男同事都知道。大家果然停下步来，眼光都盯在她的脸上。

“没关系，我也只是随便说说。”

“又说没关系了，”小梁耸了耸肩膀，舔了舔嘴唇，“你到底要不要去？”

大家都用眼神询问杨海龄。那是七十年代中期，整个社会都很保守。那个时代的年轻人，男女有别，正经得不得了，谈论上厕所总是有点尴尬。

杨海龄脸更红，喃喃地说：“去——就去一趟吧。”

于是大家回头，一时都无话可说，很尴尬地东张西望。找了半天，厕所的影子也没见到。小梁说：“见妈妈的大头鬼，我明明看见好像有个厕所的，怎么一晃眼又没了？”

杨海龄说：“没有就算了。”

小梁不饶人地说：“你憋得住？”

杨海龄脸色有点难看，不耐烦却又不得不做出轻松的样子说：“走吧，我们到那边，到那家大商店去转转，走吧，别找了。”

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，大家重新进出商店，看各式各样的提包，看各式各样的衣服，给杨海龄乱出主意。小梁说，她也想买件两用衫，要大家也帮她参谋参谋。大家随手指了一件，异口同声说：“这件好，这件好。”

小梁说：“你们少拿我开心。”

大家又随手指着另一件，仍然异口同声：“这件好，这件更好。”

小梁脸色阴沉，差一点骂出难听的话来。杨海龄看不过去，笑着说：“瞎说，这件衣服小梁哪能穿。”大家起哄说：“能穿，能穿，小梁有什么不能穿的。对对对，穿这件，这件绝对能穿。”说的是一件小孩衣服，小梁人长得矮小，这么一说，玩笑的味道更重。小梁因此挂下脸来，说：“这件吗，给我儿子穿正好。”她的女儿才三岁，那件衣服得十几岁的孩子穿，这话无非口头上沾沾在场人的便宜。大家明白她的意思，一起出门，不想搞得不愉快，笑着扯淡，说：“喂，话说清楚，我们哪位像你儿子？”

杨海龄扑哧一声笑了。

小梁也笑，说：“你们啊，都像。”

杨海龄笑得更厉害。

小梁说：“你不要太得意，怎么，不想上厕所了？”

已经有点忘了的念头卷土重来，杨海龄怔了怔，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故意不理小梁。偏偏小梁存心和她过不去，说：“熬尿养劲，熬尿养病。尿可不能憋呀，憋要憋出毛病的。”

杨海龄红着脸说：“你真讨厌，故意引我是不是？”

“真的，尿不能憋，尿真不能憋。”

这事反正已经说开了，而且杨海龄的的确确感到尿急，笑得很勉强地说：“厕所总归会有的，有吗，就去一趟，没有，就拉倒。”

南京路上一逛就是几个小时，从东到西，大家都觉得腿酸，却依然兴趣盎然。当真没碰到一个厕所。这时候，已不是杨海龄一个人迫不及待，大家都有些沉不住气。于是开始询问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拉

住人就问。一问不知，再问不知，三问四问还是不知。问来问去，厕所没找到，反倒遇上了几个和他们一样要搜寻厕所的人。“上海人真不是东西，难道他们自己不上厕所吗？”找厕所找得一个个脸发青，怒气冲冲到处乱转。找到了一所小学，眼睁睁地看见厕所就在前面，把门的老头死活不让进去。

“老同志，你总不能看着我们活憋死吧？”

“憋不死的，”老同志不急不慢地说，“我活了这么大年纪，没见过憋死的，不要吓唬人好不好，憋不死。”

“老同志你也是人，这憋急了的滋味不好受。老同志行行好，你开开门让我们进去，行行好！”

老同志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就是不能开门，我一开门，这南京路上多少人，你们开个头，大家都把东西掏出来，我们这小学校的厕所，一点点大的地方，还不变成了一条河？不能开，所以我不能开，怎么说，也不能开。你们快走，快走，不是急吗，急赶快走。前面就有厕所。”

“前面真有？”

“有。”

大家脸色难看地再往前赶。走出去一大截，人山人海，商店接商店，又是一处繁华地段。厕所不见踪影，明摆着是小学校看门的老头哄了他们。

“前面就是淮海路，乖乖，我们七转八转，都到了淮海路，”那位曾经来过上海的，突然醒悟过来，“也好，我们索性上淮海路逛逛，上海就数南京路淮海路热闹。淮海路上有个厕所，我上次去过的。真的

不骗你。”

大家都有些精疲力竭，晕头转向。杨海龄听说有厕所，牙一咬，说：“去就去，不过，不过最好先找到厕所。”

上了淮海路，大家也没情绪逛商店，直奔主题地寻找厕所。早过了吃饭时间，大家肚子饿敌不过小便急，越急越乱，越乱越急。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小巷口，只见一位漂漂亮亮的上海少女，拎着一个半新半旧的红漆马桶，十分悠闲地走过来。大家见了救星似的狂奔过去，迎面拦住，吓了姑娘一大跳。

“对不起对不起，厕所在哪，厕所在哪？”七嘴八舌狼狈不堪。

姑娘忍不住大笑，回过头，手上的马桶刷举起来，挥了挥，大家争先恐后，连声致谢，急忙往巷子深处钻。走了没多远，隐隐闻到一股臭味，大家都笑，高声招呼，发现新大陆一样地快乐。臭味越来越重，一阵一阵往鼻子里扑，已经看见有男人一边系裤子，一边从一堵矮墙后面闪出来。

走近了一看，杨海龄心里一阵难过。原来只是个倒马桶的卫生站。一个老太太站一水池边上，有些赌气地在刷马桶，马桶刷子哗哗乱响。旁边有一个专供男人用的小便池，靠一堵矮墙勉强强遮着。大家也顾不了许多，当仁不让往里挤，迫不及待地尿起来。杨海龄和小梁远远地站着，说不出的窝囊和别扭。

“男人就这点好，妈的也不管是什么地方，都能解决问题。”小梁因为有杨海龄可以比较，虽然也有些尿急了，坚信自己还憋得过她，“喂，小杨，你怎么样，憋得住憋不住？”

杨海龄不吭声。小梁看得出她很难受，又问了一句。杨海龄苦笑

说：“我真急了，再找不到厕所，恐怕就要尿裤子上了。这厕所怎么这么难找？”

“上海人天生古怪，我那年去北京，人家北京还是首都呢，小胡同里到处都是厕所，”小梁一边说，一边和杨海龄一起原路退出。大家又在路口聚齐，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。小梁说：“你们轻松了，还有我们呢，人家小杨几个小时前就小便急得不得了，别急着吃东西，先帮我们把厕所找到再说。”

大家连声说：“那当然，那当然。”

“都给我认认真真地找，再这么憋下去，人家小杨要尿裤子上了。说真的，我也吃不消了。”小梁一本正经地说着。杨海龄强忍着，脸上的表情痛苦而且尴尬，突然扑哧一声笑了，大家也跟着笑。杨海龄说：“我真的要尿裤子上了。”大家又哈哈大笑。

于是大家沿着繁华的淮海路继续搜寻厕所。越是繁华的地段，越找不到厕所。又过去了一个小时，杨海龄脸色都变了，站在一家店门口，两条腿紧夹着，人直哆嗦：“小梁，我实在有点憋不住了。”说这话时眼睛已经通红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一下子就围了许多人看。“小杨，怎么了？”和她一起的人有些紧张，看着她的脸问，“不要紧吧，小杨？”杨海龄咬紧了嘴唇，痛苦不堪往四处张望，整个地失去了信心。小梁说：“大家别愣着，快找厕所，小杨，我们往前面再走几步。”

杨海龄说：“我不能再动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小梁也有些发急，“我扶你——”

“别动我，”杨海龄一声尖叫，表情变得恐怖，“小梁，你别

动我。”

大家慌忙散开，没头苍蝇似的乱窜。终于有位好心的售货员答应借用商场的厕所，促成此事的小伙子赶紧冲出来邀功，满脸喜色，连声说：“快快快，就在这商场里。”

大家前呼后拥地和杨海龄一起往商场走。杨海龄走了几步，脸色惨白，站定了不敢动。楼下是男厕所，女厕所在楼上。已经到了楼梯口，杨海龄十分绝望地往楼上看。商场里人来人往混乱不堪。大家说：“小杨，快走呀！”

杨海龄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双手捂脸哭起来。大家注意到她裤子的那地方的颜色突然变深。像一朵花似的慢慢盛开，先裤裆那儿湿了一小块，湿的痕迹逐渐扩大，闪闪发亮的水珠子开始滴滴答答落到了地上，越聚越多，向低处缓缓地漫出去。

2

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厕所的小说，当我开始打算成为一名小说家的时候，有一个叫高晓声的小说家，谆谆教导我说，要写小说，首先要从自己感受最深的问题着手。小说家不能无病呻吟，小说家必须有感而发。他在新时期的两篇代表作最有说服力，一篇是《李顺大造屋》，一篇是《“漏斗户主”》，前一篇说的是农民怎样千辛万苦地造房子，后一篇是农民如何如何的吃不饱，高晓声太熟悉农民，他归纳出农民的两个最迫切的问题，就是吃和住。高晓声的这两篇小说的轰动效应一向让我眼红。

杨海龄在上海淮海路上尿裤子的事已过去了十七年，高晓声的那两篇小说发表了也有十多年。时过境迁，我一直耿耿于怀，想把关于厕所的故事，敷衍成一篇小说。关于厕所的感受实在太多太强烈，然而我只是想写写而已。写一篇轰动小说的雄心，早萎缩成一片模糊的影子，遥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纪的事。

清朝李渔写文章时，乱发牢骚说：“常有得句将书，而阻于溺，及溺后觅之，杳不可得。”中国文人酸就酸在老以为自己了不起。写文章区区小事，一泡尿害得人少写几句话，算得了什么大损失。不管怎么说，尿急才是桩大事，过去有“官急不如私急”之说，又有所谓：“尿急尿胀，官兵要放”。还有一句更形象：“进门三步急，出门一身轻。”

《南华经》上有这么一句：“道在屎溺。”苏东坡《养生杂记》也说：“要长生，小便清。要长活，小便洁。”膀胱为肾之府，有下口，无上口，因此想撒尿就得撒尿。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，活人弄不好就真能让尿憋死。古代名医孙思邈说过：“忍小便，膝冷成痹。”又说：“忍大便，成气痔。”《内经》上更写得明明白白：“通调水道。”小便首先得通，通了以后，才谈得上调。我们的老祖宗对吃喝拉撒睡都极有研究，五个重大课题中，属于上面的问题有两个，属于下面的问题也有两个，可见拉和撒的重要并不在吃喝之下。随手就可以举一个例子，《悟真录》上记载了小便时应有的讲究：第一，得睁大了眼睛撒尿，“眼中黑睛属肾，开眼所以散肾火”。第二，撒尿时得紧咬牙齿，“齿乃肾之内，宣泄时俾其收敛，可以固齿”。《贮香小品》也说：“每于小便时闭口咬牙，永免齿疾，且

年高齿不摇。”又譬如《葆元录》上说：“饱则立小便，饥则坐小便。饱欲其通利，饥欲其收摄也。”清朝曹庭栋《养生随笔》上这么写着：“每大便后，进食少许，所以济其气乏也。如饱后即大便，进汤饮以和其气，或就榻暂眠，气定即起。”

道在尿溺，举一反三。任骋先生所著的《中国民间禁忌》上写道：

便溺的处所也有禁忌。一般民间便溺都要在指定的地点，如厕所、茅房等背人的地方。忌讳随处大小便。俗以为大小便应当在离开住宅远一点儿的地方。柯尔克孜族人严禁在住宅或帐篷附近大小便；哈萨克族也忌讳在毡房附近或羊圈、驼场大便，以为不洁净，不卫生；京族禁忌在渔箔里大小便；维吾尔族在墓地和清真寺内，以及涝坝和伙房等地，均禁忌大小便；达斡尔族禁忌小孩子在牛、马棚内和灰堆上大小便，俗以为在这些地方大小便，屁股上会长疱疹；鄂伦春族禁忌在河里小便，否则，以为到阴间后阎王爷和小鬼们会让他把水和尿分开，到那时就作难了；鄂温克族最忌讳外人在坑上尿湿了褥子，俗以为这等于灭了这家人的火，会导致断香火绝根苗；汉族等民族忌讳在坟地里大小便。俗话说坟地为乱葬岗，是鬼魂栖息之地，若在此大小便，会冒犯鬼魂。鬼魂一旦恼怒怪罪于人，那便溺之人就会生病或者暴死。小便又忌冲灶口，或者尿在烧锅的柴禾上，亦是恐怕会亵渎灶神。

人比动物高出一个档次的重要标志之一，是知道应该怎么样大小便。怎么样大小便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，又是不能随地大小便。人和动物一样，喝了水就得撒尿，吃饱饭就得拉屎，拉屎撒尿，虽然是圣人也不能免俗。“民以食为天”，所以中国人特别能吃，这也是世界公认的看法。吃得多，排泄的自然也多。难怪毛泽东同志当年起草《八项注意》，第七项是“洗澡避女人”，第八项就是“大便找茅坑”。“大便找茅坑”在今天仍然可以算是至理名言，浅显的句子中饱含了博大精深的哲学意义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《八项注意》是人民解放军著名的《三大纪律八大注意》的雏形。

随地大小便怎么说也不是文明的标志。和我们国家古老的文明相比，今日文明得让人眼红的欧洲大陆，几百年前，要比我们野蛮得多。有关将大小便倒在街上的描写，经常可以在古典小说中读到。一对情侣偷偷在街上约会，倚在窗台下亲吻，窗子突然推开，一盆脏水劈头盖脸直泼过来。仔细一闻，竟然是尿，是尿也只好自认倒霉。天黑了，谁叫他们野猫似的在街上乱窜。这样的细节绝对不是我的捏造。巴黎人的便壶随意在窗口向外面倾倒，毫不顾及行路之人，谁要是身段欠灵活一些，听见一声“当心水”，不能立即闪开，那就准中无疑。在莫里哀以及同时代的诸家喜剧里，这样的插话屡见不鲜。法国革命爆发前夕，一位叫瑟罢士梯安·麦舍的抱怨随地小便已成了男子们的习惯：“一回家就看见一个男子在你的楼梯脚下小便，看见你丝毫不觉得难为情……这个风俗非常脏，尤其使妇女们为难。”大名鼎鼎的卢浮宫曾经是最肮脏不过的地方，著名的人类学家罗伯特·路威在《文明和野蛮》中写道：